朱子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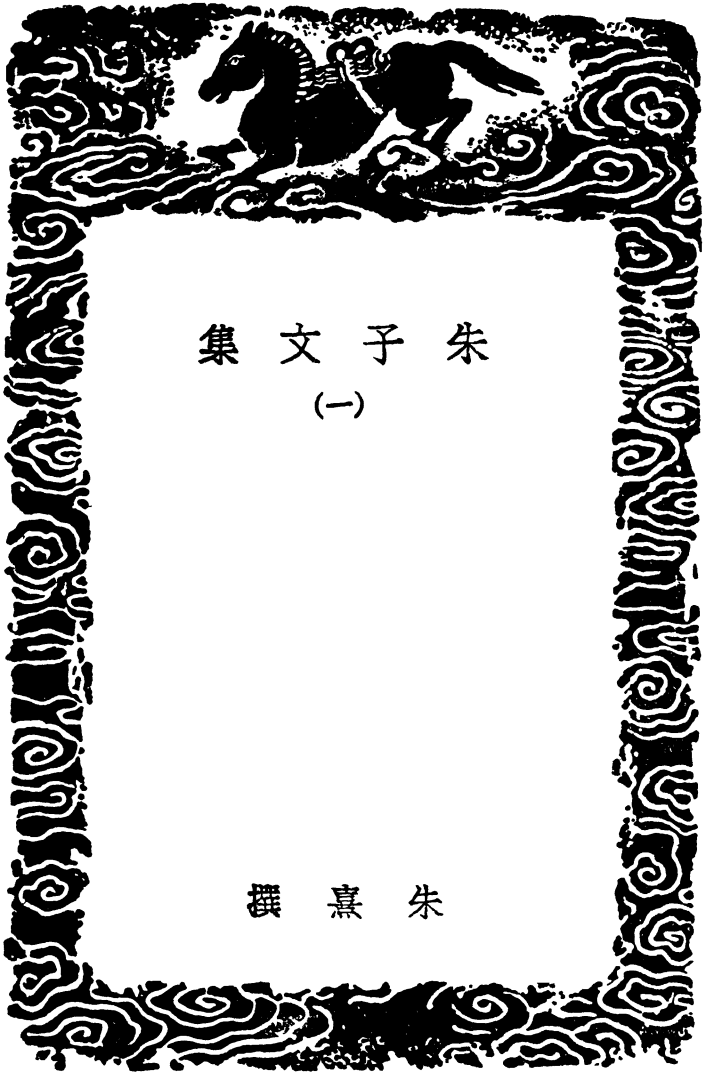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朱子文集

(一)

朱熹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自鄒魯而後天下言道德學問之所出者曰濂洛關閩然集羣聖之大成者孔子而集諸儒之大成者朱子也夫士生千載之下而欲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上苟窮之不得其術探之不見其原守之不知所宗而欲自命爲學是非不謬於聖人蓋亦難矣歷觀古之君子必有道有德而後其成己成物爲有據成己成物無憾而後其文章爲足貴此理之不易者也第人之所學不同而其所言亦異得於身者或無以及於人顯著於一時者或不足以垂教於萬世此讀書論世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況本正心誠意之學肩前聖後賢之重寄而一一發明一一折衷之夫豈易言哉謹按文公興教自閩值宋中葉其道雖未大行於天下而著書立說昭示來茲學者家絃戶誦爲日新盛德爲富有大業功烈具在天壤我皇上崇文重道表章大儒以爲天下式親製訓言警飭士子亦既煌煌諄命之矣顧茲閩疆去先賢之世若此其未遠近先賢之居若此其甚其遺風流澤自不可泯不佞謬膺簡命忝撫名邦所爲承流宣化何敢或後而況髫齔訓行服習有素固知舍此而外不足以言學也公所著書品目繁多簡裒浩大謹先輯其文之至精至粹者若干卷以資講誦蓋欲學者專務其心志以約求其旨趣則知學之有本不爲見異而遷因以循其先後本末之序致其操存涵養之功而歸乎仁義中正之域則正心誠意之學亦莫不畢具乎此矣於以仰答聖天子域樸作人之盛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自非然者好奇尚異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

其內汲汲焉徒以文章爲事習無用之空言吾見其惑之甚也已讀譜觀深者於源善學者志大有志之士果於此而有得焉則粹然一澤於道德仁義庶乎不失爲聖人之徒矣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仲秋月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本傳

朱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司勳吏部郎。秦檜議和。松極論其不可。貶外。熹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生於尤溪寓舍。少受業於父友劉子羽子翬兄弟。年十八貢於鄉。中進士第。主同安簿。孝宗卽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明年召對。除武學博士。以和議不合歸。陳俊卿、胡銓、薦之屢召不起。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五年。除知南康軍。修白鹿洞書院。立學規。六年夏大旱。上疏言。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陛下所與親察謀議者。不過二三近習之臣。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陛下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不過齷齪自守。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稍畏公論者。不過論其徒黨。終不敢排其根株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陛下獨未之知耳。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君也。陳俊卿以舊相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益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丞相王淮。除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入對言近習之勢日重。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旣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竊發。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皆得滿其所欲。陛下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熹賑濟有方。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除知台州。舊守唐仲友。與王淮

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至台。得其奸贓事。劾之。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熹以是爲蹊田而奪之牛。固辭。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學者尊信益衆。淮既怨熹。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淮又以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而對曰。臣伏見近世道學。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邪。淮爲相。能盡心敬事。惟以唐仲友故。爲道學之禁十五年。熹入見。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臣反覆思之。毋乃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致其決。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言。爲上所厭聞者。熹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上曰。久不見卿。今當處卿清要。時曾覿已逐。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荐。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以疾辭。本部侍郎林栗劾之。上以栗言過當。黜栗知泉州。授熹江西提刑。未踰月。再召。熹具封投匭以進。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明日除崇政殿說書。光宗卽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漳州。熹嘗患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豪右以爲不便。

沮之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漳州經界竟報罷除知潭州黃裳爲嘉王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直講彭龜年亦言之大臣宰相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寧宗在晉邸聞熹名每恨不得爲講官及卽位除煥章閣待制侍講熹入對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不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者亦曰陛下未嘗有求位之心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極溫淸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熹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開懷容納熹奏云願陛下日用之閒以求放心爲之本熹奏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宜著在方册爲萬世法閒者太上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繼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之法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旣往之失不及追改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不可再失孝宗祔廟議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正東向之位而遷毀祖於夾室熹以爲藏之夾室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室神宗復奉僖祖以爲始祖得禮之正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莫敢廢之乃擬爲廟制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執政不以聞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數以爲言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疏論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

立講。已除卿宮觀。丞相趙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乞留熹不報。除提舉南京鴻慶宮。初汝愚爲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屢爲上言。又以書上汝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預朝政。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爲意。熹去。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慶元元年。侂胄誣熹不軌。謫永州。熹自念身雖退。尙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草書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將上之。諸生更諫。熹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乃取諫稿焚之。自號遯翁。二年。監察御史沈繼祖劾熹。詔落職。門人蔡元定。送道州編管。四年乞致仕。依所請。六年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興。甲子移寢中堂而逝。年七十一。葬大林谷。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九。考立朝僅四十日。家故貧。少依子羽。寓居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何澹爲中司。阿附侂胄。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眞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所禮。及爲諫官。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前御史劉三傑論朱熹、趙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爲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卽日除三傑石諫議大夫。姚愈謙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命草詔諭天下。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屛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熹笑而不答。籍田令陳景思、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爲已甚。侂胄意亦漸悔。熹旣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

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侂胄死贈熹寶謨閣直學士謚曰文理宗立贈太師封徽國公從祀孔子廟庭熹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詔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宮黃幹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徵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張、二程、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

朱子文集目錄

卷之一……一
書
答劉子澄
答劉子澄
答陸子美
答陸子美
答陸子靜
答陸子靜
與陳同甫
答陳同甫
答陳同甫
答陳同甫
與陳丞相

與劉共父
答孫敬甫
答孫敬甫
答鞏仲至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答潘恭叔
答潘恭叔
答潘恭叔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余占之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汪聖可

答柯國材
答孫季和
答項平父
答陳抑之
答應仁仲
答應仁仲
答應仁仲
答周叔謹
答王季和
答傅子淵
答陳正己
答路德章
答路德章
答路德章
答萬正淳

答劉季章
答吳斗南
答輔漢卿
答輔漢卿
答陳才卿
答趙恭父
答顏子壽
答李伯諫
答梁文叔
卷之二……四三
答連嵩卿
答程允夫
答石子重
答李伯諫
答李伯諫

答蔡季通
答江德功
答游誠之
答歐陽晦叔
答嚴居厚
答丘子野
答李深卿
答胡寬夫
答陽子直
答廖子晦
答廖子晦
答廖子晦
答廖子晦
答廖子晦
答廖子晦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周舜弼
答周舜弼
答周舜弼
答周舜弼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汪子文
答程允夫
答程允夫
答程允夫

答程允夫
答程允夫
答黃子厚
答董叔重
答董叔重
答董叔重
答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曹立之
答范伯崇
答何叔京
答趙詠道
答朱朋孫
答周南仲

答析子明
答度周卿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王晉輔
答池從周
答李晦叔
卷之三……八九
答汪太初
答潘叔昌
答黃直卿
答黃直卿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林伯和
答胡廣仲
與吳晦叔
答吳晦叔
答吳晦叔
答吳晦叔
答吳晦叔
答石子重

答趙提舉
答林謙之
答江元適
答詹體仁
答林正夫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范伯崇
答陳君舉
答潘文叔
答潘端叔
答潘端叔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王子合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黃直卿
答陳器之
答葉味道
答葉味道
答丁賓臣
答丁賓臣
答吳伯豐
答吳伯豐

答吳伯豐
答吳伯豐
答吳伯豐
答白鹿長貳
答劉公度
答劉季章
答劉季章
答劉季章
答胡季隨
答胡季隨
答沈叔晦
答龔伯著
答竇文卿
答竇文卿
答徐斯遠

答包定之
答徐居厚
答鄭子上
答鄭子上
答鄭子上
答宋深之
答宋深之
答陳才卿
答陳才卿
答陳才卿
答陳才卿
答陳才卿
答輩仲至
答輩仲至
答卓周佐

答謝與權
答陳頤剛
答甘道士
卷之四……一三七
答何叔京
答吳德夫
答方耕道
答呂道一
答詹元善
答胡伯逢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王子合
答陳膚仲
答周舜弼
答項平父
答趙然道
答陳才卿
答余正叔
答余正叔
答袁機仲
答袁機仲
答袁機仲
答袁機仲
答袁機仲
與魏應仲
與王龜齡

答呂伯恭
答汪尚書書
與龔參政書
答韓尚書書
答潘謙之
答符舜功
答林正卿
答林正卿
答李元翰
答曹元可
答龔惟微
答方履之
答方若水
答方子實
答程成甫

答章季思
答余方叔
答輔漢卿
答余正叔
答應仁仲
答應仁仲
答傅子淵
答傅子淵
答郭希呂
答郭希呂
答吳宜之
答吳宜之
答吳宜之
答吳宜之
答江夢良

與方伯謨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甘吉甫
答甘吉甫
答林退思
答王晉輔
答高國楹
答吳尉
答吳尉
答任行甫

卷之五……一八五
與留丞相劄子
與留丞相書
與陳丞相別紙
與留丞相書
與留丞相書
與陳丞相書
與趙尚書書
答汪尚書
答汪尚書
答汪尚書
答汪尚書
與汪尚書
答汪尚書
答張欽夫
答張欽夫

答呂伯恭
答呂伯恭
答胡廣仲
與范直閣
答呂伯恭
答趙尚書
與留丞相書
與留丞相書
與楊子直書
答湯德遠
答趙子欽
答郭希呂
答楊簡卿
答吳宜之
答方賓王

答黃道夫
答王欽之
答王欽之
答王欽之
答宋深之
答宋深之
答宋深之
答宋深之
答宋深之
答宋深之
答宋深之
答宋容之
答宋澤之
答林德久
答林德久
答潘子善
答楊深文

答趙昌甫
答魏元履
答劉君房
答呂侁
與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黃嵩老
答黃㝢裕
答黃㝢裕
答孟良夫
答趙恭父
答王季和

答趙民表
答呂紹先
答陳蕃
答姚揆
答孫吉甫
答汪會之
答或人
答劉公度
答或人
卷之六十……一二三三
答林德久
答劉朝弼
答常鄭卿
答或人
答孫仁甫

答黃子耕
答許景陽
答胡季隨
答孫季和
答諸葛誠之
答項平父
答項平父
答項平父
答郭希呂
答郭希呂
答時子雲
答王伯禮
答趙幾道
答劉仲則
答黃冕仲

答沙縣宋宰
答李守約
答葉正則
答方賓王
答方賓王
答方賓王
答李濱老
與汪伯虞
答方耕道
答曾致虛
答黃商伯
答詹元善
答潘叔昌
答潘叔昌
答潘叔昌

答潘叔昌
答潘叔昌
答潘叔昌
答王子充
答黃仁卿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林叔和
答陳膚仲
答陳膚仲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黃直卿
答潘端叔一
答呂道一
答戴蒙
答林擇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王近思

答范伯崇
答范伯崇
答范伯崇
答范伯崇
答劉公度
答方賓王
答方賓王
答方賓王
答朱飛卿
答朱飛卿
答朱飛卿
答周叔謹
答周叔謹
答周叔謹
答毛舜卿

答路德章
答陳超宗
答曾泰之
答吳茂實
答陳明仲
答孫敬甫
答孫仁甫
答周深父
答胡文叔
卷之七……二八一
答呂伯恭
答陳安卿
答陳廉夫
答徐子融
答陳器之

答林正卿
答汪叔耕
答汪叔耕
答楊子順
答吳生
答陳衞道
答陳衞道
答周南仲
答許生
答曾無疑
答林叔恭
答胡季隨
答劉子澄
與汪尚書書
答薛士龍

答劉季章
答滕德章
答滕德章
答滕德章
答滕德章
答滕德章
答滕德章
答鄭仲禮
答程正思
答周舜弼
答周舜弼
答周舜弼
答林叔和
答詹元善
答朱魯叔
答詹兼善

答呂士瞻
答方耕道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潘文叔
答滕德粹
答黃直卿
答劉平甫
答劉平甫
答劉平甫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胡季履
答汪長孺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馮作肅
答馮作肅
答董叔重
答傅誠子

答余國秀
答余國秀
與晏亞夫
與晏亞夫
與晏亞夫
答葉仁父
答孫敬甫
卷之八……三二七
與留相公書
與留相公書
答汪尚書書
答汪尚書書
與陳丞相書
與趙尚書書
與黃仁卿書

答陳同父書
答陳同父書
答呂伯恭別紙
答呂伯恭書
與曹晉叔書
賀陳丞相書
與臺端書
答路德章
答康炳道
答陳師德
答鄭子上
答杜叔高
答胡季隨
答沈叔晦
答汪子卿

答趙幾道
答何叔京
答張敬夫
答張欽夫
答張欽夫論仁說
又論仁說
又論仁說
又
與江東張憲啓
與正言啓
謝政府啓
答辛幼安啓
回謝解元啓
與長子受之
答鄭子上

答竇文卿
答楊子順
答李巽卿
答黃令裕
答程次卿
答楊宋卿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李敬子
答李敬子
答李繼善
答陳道士
答任行甫
答許進之
答李好古
答李好古
答吳伯起
答呂紹先
答江端伯
卷之九……三七三
記
高士軒記

漳州教授廳壁記
通鑑室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復齋記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臥龍庵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
鄂州社稷壇記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
徽州休寧縣廳新安道院記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卷之十……三九三

信州鉛山縣學記
牧齋記
歸樂堂記
雲谷記
靜江府學記
瓊州學記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衡州石鼓書院記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濂溪先生事實記

序
送李伯諫序
詩集傳序
劉甥瑾字序
謝監廟文集序
贈周道士序
三先生論事錄序
大學章句序
中庸章句序
豐清敏遺事後序
贈徐端叔命序
楚辭集註序
楚辭後語目錄序
中庸集解序
王梅溪文集序

資治通鑑綱目序
張南軒文集序
論語纂訓序
送張仲隆序
程氏遺書後序
送黃子衡序
家禮序
論孟集義序
卷之十二……四三七
雜著
諭諸生
諭諸職事
補試牓諭
讀書之要
論語課會說

滄州精舍諭學者
又諭學者
皇極辨
辨李氏常語
讀唐志
記論性答稿後
白鹿書堂策問
記解經
伊川先生年譜
卷之十三……四六一
周禮三德說
樂記動靜說
舜典象刑說
仁說
王氏續經說

觀心說
學校貢舉私議
趙堉親迎禮大略
滄州精舍釋菜儀
讀兩陳諫議遺墨
卷之十四……四八七
贊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
康節先生
橫渠先生
涑水先生
張敬夫畫像贊

呂伯恭畫像贊
書畫像自警
聚星亭畫屏贊并序
銘
四齋銘
志道
據德
依仁
游藝
又四齋銘
崇德
廣業
居仁
由義
學古齋銘

書字銘
寫照銘

箴

敬齋箴

題跋

跋黃仲本朋友說
跋古今家祭禮
書伊川先生易傳版本後
書近思錄後
題小學
跋陳了翁與兄書
跋劉雜端奉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跋向伯元遺戒
書河圖洛書後
跋萬君行事後

跋十七帖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書僞詔後
跋曾裘父贈屈待舉詩
跋曾仲恭文
跋鄭宣撫帖
跋三家禮範
書程子禘說後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書釣臺壁間何人所題後
跋曾南豐帖
跋彭監丞集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跋病翁先生詩
題李太白詩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跋胡五峯詩
跋通鑑紀事本末
跋劉元城言行錄
周子通書後記
跋胡濬庵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跋李壽翁遺墨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卷之十五……五一五
祭文
祭黃尚書文
祭張敬夫殿撰文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祭呂伯恭著作文
祭籍溪胡先生文

祭延平李先生文
祭魏元履國錄文
祭汪尚書文
祭劉共父樞密文
又祭劉共父樞密文
祭陸子壽教授文
祭鄭自明文
祭何叔京知縣文
祭劉參議文
祭柯國材文
祭姚式文
祭吳晦叔文
又祭黃尚書文
祭詹淑人文
祭劉氏妹文

祭陳休齋文
祭許順之文
祭劉平父文
祭陳福公文
祭詹侍郎文
祭潘叔度文
祭劉子澄文
祭潘左司文
祭劉子禮文
祭張敬夫城南祠文
祭張魏公墓文
祭南軒墓文
祭叔祖奉使直閣文
祭叔父崇仁府君文
祭趙丞相文

祭程允夫文
祭黃子厚文
祭蔡季通文
又祭蔡季通文
祭方伯謨文
卷之十六……五三九
行狀
朝奉大夫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傅公行狀
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緋魚袋羅公行狀
南嶽處士吳君行狀
籍溪先生胡公行狀
延平先生李公行狀
卷之十七……五五九
墓誌銘
迪功郎致仕董公墓誌銘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國錄魏公墓誌銘
陳師德墓誌銘
邵武縣丞謝君墓碣銘
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劉君墓誌銘
江君清卿墓誌銘
朝請大夫李公墓碣銘
劉十九府君墓誌銘
篤行趙君彥遠墓碣銘
何叔京墓碣銘
武經大夫趙公墓誌銘
承事郎致仕潘公墓誌銘
贛州趙使君墓碣銘
通判恭州江君墓誌銘

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誌銘
特奏名李公墓誌銘
宣教郎方君墓誌銘
承務郎李公墓誌銘
宣教郎致仕陳公墓誌銘
迪功郎致仕王君墓碣銘
卷之十八……六〇三
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曾立之墓表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聘士劉公先生墓表
韓溪翁程君墓表
朝奉劉公墓表
董君景房墓表

程君公才墓表
程君正思墓表

朱子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諸子參校

書

答劉子澄

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功。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疾矣。若不求衆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早夜憂廣。僅能不爲所奪。而吾之胷中。初未免於憒憒。則是亦何足道。顧老兄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徹。熹比來溫習。略見日前所未到一二大節目。頗覺省力。但昏弱之姿。執之不固。尤悔日積。計有甚於吾友之所患者。乃承訪以所疑。使將何辭以對耶。然以所聞質之。則似不可不兩進也。程夫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試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究索。與何人辨論。惟毋欲速毋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不窮矣。因書或有以見教。勿憚辭費。熹亦

不敢不盡愚也。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涉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以是終身抱不決之疑。此可以爲戒。而不可以爲法也。今世學者。語高則淪於空寂。卑則滯於形器。中間正當緊要親切。合理會處。卻無人留意。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邪說暴行所以肆行而莫之禁也。所欲言似此者非一。無由而論。徒增耿耿。

答劉子澄

反復書辭。具悉近況。但學者正欲胷中廓然大公。明白四達。方於致知窮理。有得力處。今乃追咎往昔。念不忘。竊恐徒自煎熬。無復理義悅心之味也。程子所謂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而正慮此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能不遺寸晷而不計近功。則終必有主矣。如何如何。張、呂時得書有所講論。然亦頗有未定者。未欲報去也。大抵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眞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

天運不息。品物流形。無萬物皆逝。而已獨不去之理。故程子因韓公之歎而告之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焉。此意已分明矣。韓公不諭而曰。老者行去矣。故夫子又告之曰。公勿去可也。以理之所必無者曉之。如首篇所云。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之意爾。及公自知其不能不去。則告之曰。不能則去可也。言亦順夫常理而已。反復此章之意。只如此。恐不必於不去處。別求道理也。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

爲洩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學者所志固當大至於論事則當視己之所處與所論之事所告之人而爲淺深則無失言失人之患出位曠官之責矣吾學若果未至見若果未明既未能自信且不爲人所信則寧退而自求耳言而背其所學用而不副其言皆不可也

答陸子美

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腳根依他門戶卻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見輒爲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卻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卻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

只今便在目前。而亙古亙今。擴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卽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旣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眞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爲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卻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卻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旣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閒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卻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答陸子美

前書示諭太極西銘之說。反復詳盡。然此恐未必生於氣習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

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爾且如太極之說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深指而來諭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耶無形器之物耶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虛無而好高乎熹所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爲父母而以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爲若如長者之意則是謂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熹本說固欲如此也今詳來誨猶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一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而不辨也熹之愚陋竊願尊兄更於二家之言少賜反復寬心游意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只此急迫卽是來諭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則原於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子靜歸來必朝夕得款聚前書所謂異論卒不能合者當已有定說矣恨不得側聽其旁時效管窺以求切磋之意也延平新本龜山別錄漫內一通近又嘗作一小卜筮書亦以附呈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闊略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爲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

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陸子靜

十一月八日。熹頓首再拜。上啓子靜崇道監丞老兄。今夏在玉山。便中得書。時以入都。旋復還舍。疾病多故。又苦無便。不能卽報。然懷想德義。與夫象山泉石之勝。未嘗不西望太息也。比日冬溫過甚。恭惟尊候萬福。諸賢兄令子姪眷集。以次康寧。來學之士。亦覺佳勝。熹兩年冗擾。無補公私。第深愧歉。不謂今者又蒙收召。顧前所被。已極叨踰。不敢冒進。以速龍斷之譏。已遣人申堂懇免矣。萬一未遂。所當力請。以得爲期。杜門竊廩。溫繹陋學。足了此生。所恨上恩深厚。無路報塞。死有餘憾也。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熹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黑白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也。況理旣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古書爲不足信。而直任胷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眞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

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繼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來。到此徹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化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諭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非但架屋上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

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眞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卽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卽謂之眞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而亦爲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

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爲如何

答陸子靜

來書云浙閒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嘻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無他老兄卻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卻先不好了況其言之麤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疏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爲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爲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疏杜撰也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者反覆來書竊恐老

兄於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曾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强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熹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見。亦不敢不爲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言及於此。悚息之深。千萬幸察。

與陳同甫

比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爲驚歎。方念未有相爲致力處。又聞已遂辯白而歸。深以爲喜。人生萬事。眞無所不有也。比日久雨蒸鬱。伏惟尊候萬福。歸來想諸況仍舊。然凡百亦宜痛自收斂。此事合說多時。不當至今日遲頓不及事。固爲可罪。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爲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爲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方欲俟後會。從容面罄其說。不意罷逐之遽。不及盡此懷也。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爲無以集衆尤而信讒口者矣。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荷相與之厚。忘其狂率。敢盡布其腹心。雖不足以贖稽緩之罪。然或有補於將來耳。不審高

朋以爲如何。悚仄悚仄。

答陳同甫

夏中朱同人歸孱書。始知前事曲折。深以愧歎。尋亦嘗別附問。不謂尙未達也。玆承不遠千里。專人枉書。尤荷厚意。且審還舍以來。尊候萬福。足以爲慰。而細詢來使。又詳歸路戒心之由。重增歎駭也。事遠日忘。計今處之帖然矣。熹衰病杜門。忽此生朝。孤露之餘。方深哽愴。乃蒙不忘。遠寄新詞。副以香果佳品。至於裘材。又出機杼。此意何可忘也。但兩詞豪宕清婉。各極其趣。而投之空山樵牧之社。祓之衰退老朽之人。似太不著題耳。示諭縷縷殊激懦夫。以老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爲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迹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顚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霸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爲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爲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

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卻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亙古亙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爲出於子夏。此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問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爲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爲子路。爲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武仲、卞莊子、冉求、中間插一箇孟公綽。齊手並腳。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也。向見祭伯恭文。亦疑二公何故相與聚頭作如此議論。近見叔昌子約書中說話。乃知前此。此話已說成了。亦嘗因答二公書。力辨其說。然渠來說得不索性。故鄙論之發。亦不能如此書之盡耳。老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拄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卽更脫灑磊落耳。李、孔、霍、張。則吾豈敢。然夷吾景略之事。亦不敢爲同父願之也。大字甚荷不鄙。但尋常不欲爲寺觀寫文字。不欲破例。此亦拘儒常態。想又發一笑也。寄來紙。卻爲寫張公集句坐右銘去。或恐萬一有助於積累涵養。睟面盎背之功耳。聞曾到會稽。曾游山否。越中山水氣象。終是淺促。意思不能深遠也。武夷亦不至甚好。但近處無山隨分占取。做自家境界。春閒至彼。山高水深。紅綠相映。亦自不惡。但年來窘束殊甚。詩成屋未就。亦無人力可往來。每以爲念耳。

答陳同甫

來教累紙縱橫奇偉神怪百出不可正視雖使孟子復生亦無所容其喙況於愚昧蹇劣又老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於其間哉然於鄙意實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曲相阿徇請復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來教云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概不過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爲說者則不過以爲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爲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爲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爲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爲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爲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卽是漢唐之世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其前後反覆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說而已若熹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卽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卽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

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爲。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爲利。爭欲慕而爲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三才之所以爲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我者。則固卽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岌然者。常運乎上。頹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爲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

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爲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卽此一念之間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卽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蟲哉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爲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況謂其非盡欺人以爲倫非盡罔世以爲制是則雖以來書之辨固不謂其絕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卻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辨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爲全體而謂其眞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

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於儒攪金銀銅鐵爲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辨說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棄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爲君子退不得爲小人正如攪金銀銅鐵爲一器不惟壞卻金銀而銅鐵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荀卿固譏游夏之賤儒矣不以大儒目周公乎孔子固稱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禮乎人也之說古注得之若管仲爲當得一箇人則是以子產之徒爲當不得一箇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之麤厲而鄙也其他瑣屑不能盡究但不傳之絕學一事卻恐更須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卻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非眞洪所謂慣者乃流徇而非眞慣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別不明舜蹠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不惟老兄爲有識者所議而朋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之法此熹之所深憂而甚懼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若猶未以爲然卽不若姑置是事而且求諸身不必徒爲譊譊無益於道且使卞莊子之徒得以竊笑於旁而陰行其計也

答陳同甫

示諭縷縷備悉雅意然區區鄙意常竊以爲亙古亙今只是一體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然而後世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工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諭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卻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賊爲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卻閒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卻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眞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巾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

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鑪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悞乎。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三等。已非知道之言。且其爲道。行之則是。今莫之禦而不爲。乃謂不得已而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說。不足援以爲據。若果見得不傳底絕學。自無此蔽矣。今日許多閑議論。皆原於此學之不明。故乃以爲笆籬邊物。而不知省其爲喚銀作鐵。亦已甚矣。來論又謂。凡所以爲此論者。正欲發儒者之所未備。以塞後世英雄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不須如此費力。但要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正當。後世到此地者。自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又何足與之爭耶。況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閉其口而奪其氣乎。熹前月初間。略入城。歸來還了幾處人事。遂入武夷。昨日方歸。冗甚倦甚。目亦大昏。作字極艱。草草布此。語言麤率。不容持擇。千萬勿過。其間亦有瑣細曲折。不暇盡辨。然明者讀之。固必有以深得其心。不待其詞之悉矣。何丈墓文。筆勢奇逸。三復歎息。不能已。挽詩以心氣衰弱。不能應四方之求。多所辭卻。近不得已。又不免辭多就少。隨力應副。往往皆不能滿其所欲。今若更作此。即與墓額犯重。破卻見行比例矣。且乞蠲免。如何如何。抱膝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論未定。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若於此不疑。則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作也。如何。

與陳丞相一本作襲實之

熹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

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閒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寖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況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閒乎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爲海內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以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閒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況乎所謂對偶駢儷訣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閒者也而閒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以爲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其彊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惇厚廉退者以厲俗毋先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衰病屏伏所欲面論者非一而不獲前姑進其大者如此若蒙采擇則熹所不及言者

必有輕千里而告於明公者矣。

與劉共父

熹前幅所稟訪問人材事。初若率然。既而思之。此最急務。然其意有未盡者。輒詳論之如左云。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修。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諂諛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

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答孫敬甫

熹衰病。年例春夏須一發。今年發遲者。此衰年老態。欲死之漸。亦不足怪也。祠官雖幸得請。然時論洶洶。未有寧息之期。賤迹蓋未可保。然姑使無愧於心。則可已。他非智慮所能避就也。所諭因胃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之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爲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概。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閒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所論至善之意甚善。其終烈文一章尤有力。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閒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掩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但知其如此。而勿爲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黏。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折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辯。以起其紛拏不

遂之端而反爲卞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欛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卻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其大意如此今不盡記其語矣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索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但杲老之書近見藏中印本卻無此語疑是其徒已知此陋而陰削去之然人家必有舊本可考偶未暇尋訪也近得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瞋目扼腕而指本心奪睪切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鄉學之病然亦已戒之姑務自明毋輕議彼矣信筆不覺縷縷切勿輕以示人又如馬伏波之譏杜季良也所論太極之說亦爲得之然此意直是要得日用之間厚自完養方有實受用處不然則只是空言而反爲彼瞋目切齒者所笑矣切宜深戒不可忽也兩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尙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義理無窮玩之愈久愈覺有說不到處然又只是目前事人自當面蹉過也大學亦有刪定數處未暇錄去今只校得詩傳一本幷新刻中庸一本與印到程書祭禮幷往所寄楮卷適足無餘詩及中庸乃買見成者故紙不佳然亦不閡翻閱也

答孫敬甫

所示大學數條皆極精切由是充之使存養講學之功各盡其極更在勉之而已然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箇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胷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

定地位不然只是想象箇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因修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又見得前賢讀書窮理非不精詣而於平常文義卻有牽强費力處此猶是心有未虛氣有未平而欲速之意勝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如來諭作新民一條亦頗覺有傷巧處恐作傳者初無此意大抵此傳皆是信手拈來自然貫穿親切諦當無許多安排也所擬格物一條亦似傷冗頃時蓋嘗欲效此體以補其闕而不能就故只用己意爲之蓋無驅市人以戰之才只得用趙人也

答鞏仲至

病中兩辱惠書幷有詩筒之況荷意勤矣又知小姪劉親皆以垂念之故得以竊食益深感愧信後清和恭惟幕府有相起處佳福所需惡語尤荷不鄙此於吾人豈有所愛但近年此等一切廢置向已許爲放翁作老學齋銘後亦不復敢著語高明應已默解不待縷縷自辨數也抑又聞之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發其心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而凡其見之言論措之事業者莫不由是以出初非此外別有歧路可施功力以致文字之華靡事業之恢宏也故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眞好惡之若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今或者以修辭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指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賦詩之所詠歎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鄙

意於此。深有所不能無疑者。今雖不敢承命以爲記。然念此事。於人所關不細。有不可以不之講者。故敢私以爲請。幸試思之。而還以一言判其是非焉。至於佳篇之貺。則意益厚矣。顧惟頓拙於此。豈敢有所與。三復以還。但知贊歎而已。然因此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閒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閒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鈔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篇。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篇。以爲之羽翼與衞。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濠。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胷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然顧爲學之務。有急於此者。亦復自知材力短弱。決不能追古人而與之並。遂悉棄去不能復爲。況今老病百念休歇。寧尙復語此乎。然感左右見顧之重。若以爲可語此者。故聊復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也。來諭所云。澈六藝之芳潤。以求眞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鄭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閒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

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概抑此伸彼。況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公也。此說甚長。非書可究。他時或得面論。庶幾可盡。但恐彼時且要結絕修辭公案。無暇可及此耳。記文甚健。說盡事理。但恐亦當更考歐曾遺法。料簡刮摩。使其清明峻潔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態。則其傳當愈遠。而使人愈無遺憾矣。僭易併及。愧悚之深。不審明者於意云何。亦幸有以反覆之也。長溪王君之詩。竟如何。此有一黃子厚者。其詩自楚漢諸作中來。絕不類世人語。人亦少能知之。近以社倉出內。譏察不謹。狼狽憂鬱。以至於死。甚可傷也。放翁詩書錄寄幸甚。此亦得其近書。筆力愈精健。頃嘗憂其迹太近。能太高。或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此晚節。計今決可免矣。此亦非細事也。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

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功夫。亦只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胷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

答潘恭叔

示諭爲學之意甚善。然不須如此計較。但持守省察。不令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讀詩之說甚善。頃見祁居之論語說此一段亦好。大概如來諭之云也。其他各據偏見。便爲成說。殊不能有所發明。此固無足怪者。而伯恭集解首章便引謝氏之說。已落一邊。至桑中篇後爲說甚長。回護費力。尤不能使人無競。不審亦嘗致思否。近年讀書頗覺平穩。不費注解處。意味深長。修得大學中庸語孟諸書。頗勝舊本。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修作一書。乃可觀。中間伯恭欲令門人爲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

第然渠輩又苦盡力於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覺枉費工夫熹則精力已衰決不敢自下功夫矣恭叔暇日能爲成之亦一段有利益事但地遠不得相聚評訂爲恨如欲爲之可見報當寫樣子去也今有篇目先錄去此又是一例與德章者不同也綱目亦若無心力了得蓋心目俱昏不耐勞苦且更看幾時如何如可勉强或當以漸成之耳

答潘恭叔

學問根本在日用閒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閒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先後之閒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詩說已注其下亦未知是否更告詳之大抵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功夫不惟失卻聖賢本意亦分卻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范公立子之說誠有未盡然太王之明太伯之讓王季之友皆有非唐高祖父子所及者蓋此意思不是一朝一夕揑合得成故范公寧守經據正而不敢據以用權達節論之也儀禮已附高要范令去不知今已到否此等功夫度有餘力乃可爲不可使勝卻涵養省察之實也

答潘恭叔

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願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禮記如此編甚好但去取太深文字雖少而功力實多恐難得就又有擔負耳留來人累日欲逐一奉答所疑以客冗不暇昨夕方了得一篇今別錄去册子必有別

本可看。卻且留此。俟畢附的便去也。儀禮附記。似合只依德章本子。蓋免得折碎記文。本篇如要逐段參照。卽於章末結云。右第幾章。儀禮卽云記某篇第幾章。當附此。不必載其全文。只如此。亦自便於檢閱。禮記卽云當附儀禮某篇第幾章。又如此。大戴禮亦合收入。可附儀禮者附之。不可者分入五類。如管子弟子職篇。亦合附入曲禮類。其他經傳類書。說禮文者。並合編集。別爲一書。周禮卽以祭禮賓客師田喪紀之屬。事別爲門。自爲一書。如此卽禮書大備。但功力不少。須得數人分手。乃可成耳。所諭讀通鑑正史。曲折甚善。學不可不博。正須如此。然亦須量力。恐大拽出。精神向外。減卻內省功夫耳。

答呂子約

所諭日用功夫甚善。然必謂博學詳說。非初學事。則大不然。古人之學。固以致知格物爲先。然其始也。必養之於小學。則亦洒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習而已。是皆酬酢講量之事也。豈以此而害夫持養之功哉。必曰有害。則是判然以動靜爲兩物。而居敬窮理。無相發之功矣。大抵聖賢開示後學進學門庭。先後次序。極爲明備。今皆舍之。而自立一說。以爲至當。殊非淺陋之所聞也。

答呂子約

所示數條。不暇悉辨。若以馬遷與班固並論。則固不無優劣。而其書數十萬言。亦豈無好處。但論其大旨。則蘇氏兩語。恐史遷復生。不能自解免也。今乃諱其所短。暴其所長。以爲無一不合聖人之意。推尊崇奬。至與六經比隆。聞有議其失者。則勃然見於詞色。奮拳攘臂。欲起而扔之。一何所見之低矮耶。

答呂子約

向示心說。初看頗合鄙意。細觀乃復有疑。亦嘗竊與朋友論之。而未及奉報。今得所論。益知向所疑者之不謬也。蓋操舍存亡。雖是人心之危。然只操之而存。則道心之微。便不外此。今必謂此四句非論人心。乃是直指動靜無端無方無體之妙。則失之矣。又謂荒忽流轉。不知所止。雖非本心。而可見心體之無滯。此亦非也。若心體本來只合如此。則又何惡其不知所止。而必曰主敬以止之歟。近與一朋友論此。錄以奉呈。幸試思之。復以見告。昨日得欽夫書。亦論此。於鄙意亦尚有未盡者。異時相見面論之。筆札不能既其曲折也。

答余占之

直卿已歸在此。今年往來。亦有一二十人。相過講習。其閒豈無曉會得意思者。然未見大段斷然可負荷此事者。甚可慮也。

答王子合

所問禮文曲折。此在經訓甚明。但今世人情。有不能行者。且依溫公書儀之說。亦不爲無據也。見成服及祥禫處。然今日月已久。計已如此行之矣。家祭一節。熹頃居喪不曾行。但至時節。略具飯食。墨衰入廟。酌酒瞻拜而已。然亦卒哭後方如此。前此無衣服可入廟也。今服其喪。未葬亦不敢行祭。非略之。乃謹之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王子合

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伯恭奉祠已久亦每談志行之美也所諭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惟學爲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今昨是非之間恐其勞而無補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汪聖可

示諭讀書勵行之意甚善甚善然更願反躬務實以充其言使無浮行之愧則區區之深望也

答柯國材

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爲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爲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爲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太近矣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也前此以陳、許二友好爲高奇喜立新說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故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爲凡講學者皆當盡於淺近而遂止也然觀聖賢之學與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則所謂高遠者亦不在乎掲意立說之間伊川云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意味覺得與少時自別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於經書不爲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己言此豈必以掲意立說爲高哉今吾輩望此地位甚遠大概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

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註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恐駸駸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也。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强求也哉。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己出耳。凡此皆石丈書中未及盡布者。或因講論之次。閑爲及之。幸甚幸甚。幷以呈齊仲、順之。不知如此卑說。還可高意否。二公更不及別書也。徐丈惠書云有疑難數版。卻未見之。豈封書時遺之耶。偶數時村中乏紙。亦不別拜狀。只煩爲致此意。幸甚幸甚。順之書中似以橫渠平易其心之說爲不然。談何容易。更且思之爲佳。蓋所謂平易者。非苟簡輕易之謂也。羣居終日。別作何工夫。便中千萬示及一二。苟有未安。不憚獻所疑以求益也。

答孫季和

縣事想日有倫理。學校固不免爲舉子文。然亦須告以聖學門庭。令士子略知修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子。浙閒學問一向外馳。百怪俱出。不知亦頗覺其弊否。

答項平父

官期遽滿。常復西歸。自此益相遠。令人作惡也。罵坐之說。何乃至是。吾人爲學別無巧妙。不過平心克己爲要耳。天民聞又領鄉邑賑貸之役。不以世俗好惡少改其度。深可敬服。朋友論議不同。不能下氣虛心。以求實是。此深可憂。誠之書來。言之甚詳。已略報之。可取一觀。此不復云也。聞宗卿、子靜蹤迹。令人太息。

然世道廢興。亦是運數。吾人正當勉其在己者。以俟之耳。不必深憤歎。徒傷和氣。損學力。無益於事也。

答陳抑之

熹從士友聞。得足下之名。而願交焉。爲日久矣。衰病屏伏。無從際會。每以爲恨。而聽於往來之言。亦知足下之不鄙我。而將有以辱況之也。年歲以來。私家多故。不獲以聲問先自通於隸人。茲承枉書。感愧亡量。顧陳義高遠。雖古之賢人君子。懼不足以堪足下之意。而熹之愚。何敢當之。以自取戾耶。然曩亦嘗有聞於先生長者矣。勤勞牢世。汩沒於章句訓詁之間。黽勉於規矩繩約之內。卒無高奇深眇之見。可以驚世而駭俗者。獨幸年來於聖賢遺訓。麤若見其坦易明白之不妄。而必可行者。私竊以爲儻得當世明達秀穎之士。相與講之。抑彼之過。彊此之不及。吾道庶其明且行乎。三復來書。果若有意於此。幸甚幸甚。竊伏窮山。未知見日。繼此書疏之往來。猶足以見區區也。餘惟藏器勉學。慰此遐想。

答應仁仲

熹衰病之餘。災患復不可堪。趙氏聘幣。無置之之所。故遣歸之。今既不受。未有以處。欲如來諭。納之於壙。則今已葬。且此聞之葬例薄。然亦時有意外之患。欲置少田以給墓戶。則亦不必如此之多。欲以施諸鄉人之爲橋道者。則似於義亦無所當。反復思之。惟有別以它女再結姻好之爲善。而家閒諸女及孫雖多。而年歲無相當者。其最長者。才十有二耳。似此再三籌度。皆未有計。不知賢者何以教之。使於義稍安而無所疑也。聞幾道太夫人至爲悲慟變食。此意尤不敢忘耳。熹出處之計。未知所定。亦復類此。浙中士友。

亦頗有知其曲折者。要是杜門藏拙。爲上計耳。

答應仁仲

久不聞問。小兒歸彼告。乃知向來體中嘗不佳。證亦不輕。又喜只今已漸平復。竊計比日起居益快健。氣體愈淸實也。但累年命駕之約。未知能復踐言否。熹亦益衰。精神筋力。皆已非復昔時。勢亦不能遠適。何由一承晤語。以遂心期。念之令人悵悵。不可爲懷也。禮書方了得聘禮。已前已送致道令與四明一二朋友鈔節疏義附入。計必轉呈。有未安者。幸早見教。尙及改也。覲禮以後。黃壻攜去廬陵。與江右一二朋友成之。尙未送來。計亦就草稿矣。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易本義不謂遂達几下。舊讀此書。每於先儒之說。有所不快。因以妄意管窺一二。亦不自意推尋至此。尙恨古書放失。聞見單淺。今又衰惰。不能卒業。不知明者何以教之。更望詳賜誨諭。毋使有待於後世之子雲也。正遠切祈以道自重。益紹壽祉。千萬至望。

答應仁仲

熹勸講亡狀。竟煩罷斥。杜門念咎。畢此餘生。爲幸甚矣。比來衰悴。愈覺支離。加以耳重目盲。殊費醫治。良以爲撓。然亦老態之常。不足怪也。因便草草。向見朋友編春秋例。鄙意亦欲如此。正如來論所云也。

熹目盲不能親書。所諭編禮。如此固佳。然卻太移動本文。恐亦未便耳。老病益侵。而友朋相望。皆在千

百里外。恐此自不能成。爲終身之恨矣。向在長沙、臨安。皆嘗有意。欲藉官司之力爲之。亦未及開口而罷。天於此學。如此其厄之何邪。可歎可歎。

答周叔謹

叔謹想且留彼。應之相聚。所講何事。文字且虛心平看。自有意味。勿苦尋支蔓。旁生孔穴。以汨亂義理之正脈。中庸謹思之戒。蓋爲此也。子約書來。說得大段支離。要是義理太多。信口信筆。縱橫去得。說得轉闊。病痛轉深也。如所論功體二字太露之類。亦是此樣。所云須如顏子。方無一毫之非禮。此說卻是。但未知其意向在甚處。若云人須以顏子自期。不可便謂已至則可。若謂顏子方能至此。常人不可學他。卽大不可。想渠必不至此誤。但亦只是每事須著一句纏繞。令不直截耳。公謹來書。依舊說得太多。更宜省約爲佳也。祝汀州已成見次。不知赴官能入山否。朝廷方遣使命。行經界。議鹽法。此亦振民革弊之秋。但恐不免少勞心力耳。彦章書來。云欲見訪。卻不見到。不知何故。所論二人外內之偏信。然此等處。只是容易窄狹。自主張太早了。便生出無限病痛耳。彼既相信不及。勢亦無如之何。莫若且就已分上著力之爲急也。

答王季和

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閒。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

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弊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諸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聊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至於庵記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急亦老嬾之所不暇也舒大夫向嘗相見於會稽所論未合今想其學益有成矣聞其政亦甚佳有本者固如是也不及爲書因見幸略道意

答傅子淵

荊州云亡忽忽歲晚比又得青田教授陸兄之訃吾道不幸乃至於此每一念之痛恨無窮想平生師資之義尤不能爲懷也所示江陵問答讀之敬夫之聲容恍若相接悲愴之餘警策多矣但其間尚有鄙意所未安者更容熟復續奉報歸納也大抵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壹取決於胷臆氣象言語只似禪家張皇鬪怒殊無寬平正大沈浸醲郁之意荊州所謂有拈搥竪拂意

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略。而渠亦無後語。此愚所深恨也。德起得資友益。書來甚激昂。已報之云。更須講學封殖。不可專恃此矣。

答陳正己

往歲得呂東萊書。盛稱賢者之爲人。以爲十數年來。朋友中未始有也。以此心願一見。而無從得。中間聞欲來訪。甚以爲喜。不久乃聞遽遭閔凶。深爲傷怛。願以未嘗通問。不欲遽修慰禮。今者辱書荷意良厚。且審秋辰殘暑。孝履支福。又以爲慰。示諭爲學大致。及別紙數條。皆已深悉。但區區於此。有不能無疑者。蓋上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爲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嘗有厭平實而趨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陽動俠之意。往往發於詞氣之間。絕不類聖門學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是相規否也。熹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象意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卻是自家帖體出來者。眞不妄也。沖漠無朕一段。恐未可輕議。若當此時。萬象未具。即是上面一截無形無兆。後來被人引入塗轍矣。賢者正作此見。何乃遽謂古今無人作此語耶。敬以直內。近思錄注中。別有一語。先生指意甚明。蓋雖不以爲無。然未嘗以爲即與吾之所謂敬以直內者。無毫髮之差也。許渤爲人。不可知其詳。語錄中又有一處說其人晨起問人寒煖加減衣服加減。一定終日不易。即是天資篤厚之人。容有不聞隔窗事者。非

必有寄寂之意而欲其不聞也況此條之下一本注云易嘗有如此聖人則是先生蓋亦未之許也但歎美其純德與世閒一種便儇皎厲之人氣象懸隔亦可尙耳此等皆未可輕易立說詆薄前賢也注疏之學卻不須如此主張蘇子由議論自是一偏之說亦何足爲準的也哉董仲舒所立甚高恐未易以世儒詆之今日病痛正爲不曾透得道義功利一重關耳近來浙中怪論鑠起令人憂歎不知伯恭若不死見此以爲如何也

答路德章

所與子約書甚善但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爲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龜山嘗譏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正謂此耳又謂儘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尙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卽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卽孟子果然迂闊而公孫衍張儀眞可謂大丈夫矣德章已見大意自不必如此說因筆及之亦恐餘證未解聊復云云耳儀禮編已收此閒朋友未有能辨此者春秋想亦不輟用工此文字未爲切已然亦可惜中廢但稍減課程令日力有餘不至忙迫卽玩索涵養之功不至欠闕矣

答路德章

示諭縷縷備悉。然其大概皆自恕之詞。以此存心。亦無惑乎德之不進而業之不修也。吾人爲貧。只有祿仕一途。可以苟活。無害於義。彼中距臨安不遠。豈不能一爲參選計。而長此羈旅乎。此則未論義理。而只以利害計之。亦未得爲是也。大抵是日前爲學只是讀史傳。說世變。其治經亦不過是記誦編節。向外意多而未嘗反躬內省。以究義理之歸。故其身心放縱。念慮麤淺。於自己分上無毫髮得力處。此亦從前師友與有責焉。而自家受病。比之他人尤更重害。此又姿稟不美而無以洗滌變化之罪也。今日正當痛自循省。向裏消磨。庶幾晚節救得一半。而一向如此苟簡自恕。若不怨天。卽是尤人。殊非平日所望於德章者也。來諭每謂熹有相棄之意。此亦尤人之論。區區所以苦口相告。正爲不忍相棄耳。若已相棄。便可相忘於江湖。何至如此忉怛。愈增賢者忿懟不平之氣耶。只今可且捺下身心。除了許多閒說話。多方譬畫。去參有部授一本等合入差遣。歸來討一歇泊處。將論語孟子正文。端坐熟讀。口誦心維。雖已曉得文義。亦須逐字忖過。洗滌了心肝五臟裏許多忿懥怨毒之氣。管取後日須有進步處。不但爲今日之路德章而已也。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麤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册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不知平時曾與朋友說及此事否。德章從學之久。不應不聞。如何全不學得些子。是可謂不善學矣。

答路德章

闕期不遠。便可得祿。襄陽古郡。多前賢遺迹。宦游得此。亦正自不惡也。示諭爲學功夫。果充此言。何患不

進。但讀書亦須隨章逐句。子細研窮。方見意味。若只用麤心。但求快意。恐終無以滌蕩塵埃。刮除鱗甲也。直卿在此。問以來書所云。渠殊不省。然聞過則喜。吾人正當勉力。不須更懷不平之意。必求伸己而屈人也。踏雪之游。果能踐約。幸甚。

答萬正淳

所論大概只是如此。但日用閒。須有個欛柄。方有執捉。不至走失。若只如此空蕩蕩地。恐無撈摸也。中只是應事接物。無過不及。中閒恰好處。閱理之精。涵養之久。則自然見得矣。

答劉季章

賢者比來爲學如何。雖未相見。然覺得多是不曾寬著心胷。細玩義理。便要扭捏造作。務爲切已。所以心意急迫。而理未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熹桂林之行。辭免未報。未知竟如何。此閒有數士友。講學方就緒。從官未必有益。若得免行。成就得一二學者。非小事也。

答吳斗南 人傑

竊伏山閒。久聞德義。且知著述甚富。每以未得亟見其人。而盡讀其書爲恨。茲辱惠問。幷寄古易刊誤二書。所以見屬之意。甚勤且厚。非熹淺陋之所能堪也。比日春和。敬惟撫字有相。尊履萬福。二書三復不能去手。可謂極精博矣。鄙意尙有欲奉叩者。迫此治行之冗。未能盡布。別紙略見一二。幸復有以告之。他書承許盡以見寄。何幸如之。但洪範詩樂二論。尤欲早得之。或其餘未能悉辨。且先得此。幸甚幸甚。來書又

謂方思所以收其放心而患於未有以自入此見高明之志又將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不但爲言語誦說之計而已區區不敏尤所敬歎蓋竊嘗謂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卽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矧以執事之明而加意焉則其見聞之博參考之詳亦何適而非窮理之地哉如其不然則是直爲玩物喪志而已固知賢者不屑爲此然熹之愚不得不爲執事者慮之也感見與之勤不敢隱其固陋伏惟察焉旦夕南去相望益遠惟幾以時自愛亟膺召用時時書來慰此窮寂千萬之望

答輔漢卿　廣

示諭所疑足見探討不倦之意前時所報實有錯誤已令直卿子細報去矣熹向於中庸章句中嘗著其說今幷錄去可見前說之誤也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而鮮有見其比者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恨前日相見不款今又相去之遠無由面講以盡鄙意更幾勉力卒究大業

答輔漢卿

知從居寬曠不廢讀書足以爲慰此閒年來應接差簡然苦多病不能用力文字閒又無朋友共講閒有一二則其鈍者旣難湊泊敏者又不耐煩有話無分付處甚思賢者相聚之樂也諸書無人整頓鈔寄然

改處亦不多但所錄語盡有商量恐非面不能盡耳風力稍勁而此一等人多是立腳不住千萬更加勉力以副所期餘祝自愛而已柴中行聞報漕司考校之語其詞甚壯亦聞之否

答陳才卿

精舍朋友往來不常早晚頗有講問之樂但病軀應接比之日前頗費力耳禮書得直卿劉用之在此漸可整頓然亦多費功夫甚恨相去之遠不得賢者之助也所示儀禮所疑此等處難卒說但看時隨手劄記向後因讀他處邂逅或有發明自不費力今徒守此一處反成擔閣虛度光陰不濟事也其他更讀何書子融相聚有何講論因筆及之所願聞也

答趙恭父

所示諸說備見用意之精然看得皆過高不平穩若一向如此說卽非惟令人解經不得雖聖賢亦無開口處凡有言語皆爲剩物矣又說日用閒似見光景不覺喜悅此亦非好消息且宜就平實明白處看道理是非久之自然開明安穩無凝滯也儀禮文字卻好致道一篇已入注疏他時諸篇皆當放此或所附之文有難曉者亦當附以注疏也致道告歸甚令人作惡此開事渠能言之更不縷縷渠認得門路卻不錯但恐未有勤懇積累工夫凡百更相勸勉爲佳耳

答顏子壽鑄

昨辱枉顧幷示長書具悉雅意但君子行身自有法義固不求於苟異亦不期於必同至於行道濟時用

舍行藏。又有非人力所能必致者。聖賢之教。歷歷可考。如賢者之所論。是乃謀利計功之意。非熹之所敢聞也。大率近世此說甚熾。人心不正。而習俗不美。正坐此耳。願更思之。毋爲卒陷溺也。

答李伯諫

來書所謂發明西洛諸公所未言者。卽其過處也。嘗聞之師曰。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卻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見到處卻有病。此語極有味。試一思之。不可以爲平常而忽之也。

答梁文叔

昨日有人問看史之法。熹告以當且治經。求聖賢修己治人之要。然後可以及此。想見傳聞又說不教人看史矣。